



白沙集

十一

行狀  
遺事  
茶文  
書續

16  
2329  
11

修  
子



和  
號 2329  
卷 15-11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目錄



行狀

領議政思庵朴公行狀

都元帥權公行狀

遺事

清江李公遺事

西厓柳公遺事

統制使李公遺事

祭文

祭宋東萊象賢文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祭韓僉知百謙文

祭郭正之遠文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行狀

領議政思庵朴公行狀

公諱淳字和叔姓朴氏自號思庵其先忠州人也初  
進士公生三男禎祥祐禎有文章早世祥卒官通政  
有集行于世世所謂訥齋先生者也祐進士壯元及  
明經第一家文行世難為兄弟矣娶棠岳金氏女以  
嘉靖癸未十月生公公生而穎異色夷氣清六歲金  
夫人亡養於庶母與羣兒戲為揖讓周旋之容及知  
學文刃迎縷解不煩提諭月開日益年甫八歲開口



詠物吐辭驚人隣有訓蒙者却不教曰吾敢為爾師  
哉及已卯禍起左尹公懼不免惟日飲以自晦一日  
乘醉命公為飲酒詩公應唯成章左尹吐舌曰老滕  
當屈十八陞上庠丁未左尹捐館公水漿不入口者  
三日過初暮猶啜粥盡三年廢書不敢讀廬墓之下  
毀瘠疑死杖而後起吊者大悅服闋入山讀書踰年  
而返癸丑八月首選庭試 明廟親試一經公神姿  
爽朗舉止雍容辨釋奧義應對精敏羣臣目屬卽  
賜第第一授成均館典籍華聞彌彰先輩皆折輩行  
為交自是歷工兵吏三曹佐郎弘文館修撰校理吏

曹正郎議政府檢詳舍人仍 賜暇讀書堂其在玉  
堂議林百齡謚時領議政尹元衡以同盟舊勳當路  
柄用乙巳餘孽恃之為城社勢方仇視直言士公入  
館察同僚皆劫劫有內顧色蓋褒固可羞貶輒挑禍  
舉依違兩端故延其事公奮然議上曰恭昭按謚法  
旣過能改曰恭容儀恭美曰昭貶之也元衡見卽喑  
噫倡言於朝曰彼百齡國之元勳謚無忠字意在叵  
測遂啓請鞫治公罪於是羣兇附麗方怒目視公固  
已耽耽矣中外洶洶謂駭機朝夕當發賴安珪力救  
只得免官歸初公聞禍發持待金吾入室更衣坦坦

而去家人不知有事及免官歸家幼女出迎公執手  
笑曰幾不得復見汝矣翌日歸羅州壬辰除韓山郡  
守每衙罷輒處松亭課日讀書傍郡學子聞風全集  
者踵相接期年而一境父母之明年徵為成均館司  
成未至逆拜侍講院輔德遷司憲府執義甲子由弘  
文館直提學陞同副承旨乙丑以吏曹參議移長諫  
院慨然曰劾冀斬憲挽回世道吾責也死職耳因訪  
大司憲李鐸曰吾欲正元衡罪須公贊成鐸縮頸曰  
公欲赤老夫族耶公徐譬之鐸許之公喜甚馳還不  
暇解衣取燭草彈辭翌日兩司並劾 明廟不忍於

母后遲徊者月餘公爭之愈力竟得 惟允元衡既  
逐左議故沈通源猶居政府士心頗鬱亦相繼而黜  
百姓歌舞於道鄉閭之挾書為儒者稍益發舒始乃  
公言父子君臣之道咸知順此則為君子逆輒危辱  
不齒沛然有嚮道之志引領而拱竢者羣興焉於是  
選六行之士復枉死之官凡舊政之蠹國病民者一  
皆洗滌而退溪南冥倡於嶺外高峯大谷興於湖中  
牛粟諸賢次第繼起為之後焉而張本之者皆公之  
力也自是超遷為大司憲兼大提學公又嫉當時文  
體尚浮薄欲力變陋習而澡雪之論文章則首以班

自沙集卷之二十一  
四  
馬韓柳李杜為本論道學則又以小學心經近思錄  
為階梯無何退溪還山高峯繼逝先輩後進之間士  
論亦隨以莠貳丁卯 明廟禮陟卒哭之前公處外  
不敢居內及後連遭 懿聖 恭懿兩大妃喪持是  
禮不變明年中朝學士歐希稷奉 詔而來公以禮  
曹判書為遠接使姿容清雅率禮無愆 詔使已心  
內起敬及見公詩驚曰宋人物唐詩調也吾輩斯強  
顏耳庚午移判吏曹時宋四宰純退老湖南聞而喜  
之曰朴某秉銓關節絕矣已而成 天使憲之來公  
再為遠接使見重如歐公時壬申拜右議政其年新

天子卽位公朝 京進賀華人素聞雅才沿道索  
題者甚衆及入朝故事外國進 奏者率令由挾門  
入公爭曰陪臣出入旣聞命矣若表文則 奏御之  
尊豈宜由挾門禮部不能難許入正門遂為定式留  
館日禮部主事問開市公曰寡君無所買貨開市何  
為華人稱之 榮靖王妃喪有司議行叔姪之服公  
建議以為上於 慈殿有繼體之義當服三年 宣  
宗嘉其議從之庚辰以本職兼管內醫院一日 宣  
宗暴疾公馳詣 闕則疾已惟幾公與左相盧守慎  
入見 上執手曰不幸病至此恐不獲誓言嗣諸子

皆幼煩公等調護守慎悲泣不自勝公顧止之曰慎勿爾也乃進而徐譬之時倉卒諸醫環視不敢下藥公遽呼藥以進遂得徐蘇先是公於經筵力言北道飢凶當先事綢繆發數策人以為迂及癸未之變軍興乏糧始服公遠見公與李栗谷珥籌猷廟堂舉無遺策宣宗嘉之特命兼判兵曹事公嘗為太僕提調及兼兵曹兩司駟直皆不許入私第水槩一節未足為公之重輕而卽其素性然也及栗谷被彈歸成牛溪渾上章救解上問大臣以渾疏是非及珥罪有無公首言時人與珥不相能至欲劾去非公論

也上命竄言者時論大激至於兩司交章劾公以護黨數其十罪上曰朴某松筠節操水月精神執不允公因是不安於朝退處江舍上醫問交道饋遺絡繹命有司官致其所不受祿敦諭出仕公愍然入城臺彈再發復歸江上丙戌乞暇就浴于寒泉上遣中使宣醞于東都門外特賜胡椒虎皮公因卜築于永平縣白雲溪上絕口不道時事蕭然有出塵之想日事釣採間以吟嘯村氓野老挈榼相就欣然對飲若將爭席學子來講輒忘寒暑所居有拜鶻窩二養亭白雲溪清冷潭吐雲床蒼玉屏及散襟

青鶴白鶴臺等名號興至或一馬一僮放迹山水漫遊金剛白雲等諸山傲然忘歸上知公有長往之志遣醫問疾下教促還者三而固卧不起一日朝起咏詩不輟忽倚枕呻吟如有不安節謂高夫人曰我其逝矣俄倏爾而乘化是歲己丑七月二十日享年六十七及屬纊天兩雷鳴其夜白氣漫天光芒燭地晃若明月山民望之驚訝朝而蹤迹則公果卒矣以九月用治命禮葬於鍾賢山東支庚坐甲向之原公娶高氏女生一女適郡守李希幹側室子曰應犀希幹生二男一女長曰蒞次曰莢女適士人尹起坡蒞

娶別坐睦守欽女生一女莢娶洪策女生四男皆幼高夫人後公十六年而卒柔閒清慎克媿公德公早知為學之方受學於花潭先生得聞性理之說尤邃於易明睿之至考索精深而其悟透自得之力為尤多及長遂大肆力於羣書以至老莊道佛之語漢晉以下百家之書靡不貫穿而周知尤長於詩天格清婉意悟冲邁獨得元和正沛有思庵集行于世樵廝皆能諷之中年事退溪先生多所啓發退溪晚年在陶山常稱與朴某相對洞如一條清水覺神魂頓爽故南來以後念之不置竒高峯亦言剖析義理明辨



剴切吾所不及晚與牛栗兩先生定為莫逆友嘗聞  
牛溪承命入城喜語人曰吾王不亦為豪傑之  
主乎密密結網畢竟能網得牛翁來矣時傳以為美  
談及癸未禍起論者謂公與牛栗相善至稱淳即珥  
珥即渾終始三人貌異而心一上曰善類相從何  
傷於道昔宋孝宗言我是朱熹之黨今以予為珥渾  
之黨可也其見重類此嘗構小齋扁曰雙翠辨色而  
處外終日對案冠帶必正儀容必飭儼然對越游泳  
有得則便欣然色敷如也始焉望之只瑩然水鑑矣  
即之覺和氣襲人平坦樂易終日不見有崖異之行

嘗言聖人之學不可他求日用行事到底順理即此  
是道然若不先明其理又何以得事之正也此格致  
之序所以居修身之先也見人有善輒忘年倒廩為  
交屏所挾焉出入相府十五年唯謹守世業田未嘗  
增一畝州郡問遺非親舊不敢受所識問訊不過起  
居而已至臨大議定大計論議風發飾以儒雅莫能  
抗奪古云仁者必有勇其謂公乎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兼判義禁府事知  
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  
行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諸道都元帥權公

行狀

遠祖金幸本新羅宗姓初守古昌郡甄萱之亂痛  
新羅亡欲報仇以郡迎高麗太祖太祖以幸為炳  
機達權賜姓權氏爵為太師以郡為食邑陞為安  
東府權氏始此至十三世而始大有諱溥事高麗  
官至都僉議永嘉府院君五男三婚皆封君一家  
有九封君於公為九代祖

曾祖諱僑官至楊根郡守 贈崇政大夫議政府  
左贊成

祖諱勣官至江華都護府使 贈大匡輔國崇祿

大夫議政府領議政

考諱輒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

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事

公諱慄字彥慎號晚翠堂以嘉靖十六年丁酉十二  
月二十八日生自孩提嬉戲異凡兒及長篤志力學  
議政公早負時望敷華秩出按湖嶺兩南入判吏  
刑兵三曹門闢燁燁聲輝藉甚公定省之暇一意讀  
書自守泊如刮磨豪習出與輩流遊不以貴勢有所  
挾持絕無紆袴習年四十猶不試或勸以蔭仕公笑  
不謦不懈益勤年四十有六萬曆壬午以明經中進

士第選補承文院正字其年九月丁母憂丙戌服闋  
為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丁亥出為全羅道都事  
戊子入為禮曹佐郎九月陞戶曹正郎十月出為鏡  
城府判官庚寅八月棄官家居辛卯復起為戶曹正  
郎皆能官舉其名其年九月義州缺牧使朝廷舉公  
拜義州拔自郎僚超陞堂上時論榮之壬辰春有言  
赴京譯官為飛語於上國震驚遼左皆下吏鞫  
問辭連本州公亦詔獄事竟無驗其年四月日本國  
關白平秀吉舉大兵衆號六十萬以輝元清正行長  
等諸酋為將連陷釜山東萊等城中外大震上曰

予聞權某有可用之材今在何處拜兩南巨鎮以試  
其材卽日以公為光州牧使公謝恩輒行時余以  
都承旨直政院公就與之別余曰何行之遽公曰國  
家事急此正臣子效死之秋何敢徘徊曷刻效俗兒  
輩悲啼狀耶時昇平日久猝聞兵至朝臣視兩南為  
死地公辭語慷慨昂然就道故院同列無不嘖嘖稱  
其宏量公單騎馳至州未及莅事大駕西巡徵兵  
入衛全羅道巡察使李洸防禦使郭滌發兵四萬洸  
自領二萬以羅州牧使李慶祿為中衛將助防將李  
之詩為先鋒滌分領二萬以公為中衛將助防將白

先彥為先鋒公以文人置諸前行人或訝之公笑曰是吾職事也以是月二十日兩軍分路而進洸自龍安渡江由林川溫陽等路喋自全州由礪山公州等路俱會于稷山時慶尚巡察使金晬忠清巡察使尹國馨皆來會忠清兵亦且數萬軍容甚盛遂進陣水原洸令喋進擊龍仁公曰賊已據險今難仰攻今主公掃境內入援國家存亡在此一舉務在持重以圖萬全不可與小敵爭鋒徑費神威唯當直渡祖江以塞臨津則西路自固糧道亦通得其形便畜銳伺釁以待朝廷之令可也洸不聽喋先使光彥往觀道路

還曰道狹樹密不可輕進洸有愠色喋曰事將奈何遂進兵洸令李之詩來助戰以五月五日之詩光彥各領精兵一千意甚輕敵公戒之曰慎勿輕進俟中衛軍至乃戰公未至光彥見賊少促兵逆戰賊拔劍大呼順丘而下我師披靡賊乘勝亂斫之詩光彥皆死是夜軍中虛驚戰士莫有鬪志朝日賊從山谷張旗而出諸軍大潰公遂還光州曰主將當有分付整束以待久之寂然公曰宗社灰燼鑿輿播越人臣豈可坐待亡國遂聚州境內子弟五百餘人傳檄傍郡又得千餘名進陣於慶尚界上聞南原之民自

焚廬舍劫掠官倉公移陣本府撫定人心巡察使李  
洸聞公起兵以公權稱都節制仍令督率諸郡以遏  
奔衝公進駐梨峙時嶺南諸賊勢甚猖獗直擣全羅  
分兵來向公聞賊勢張甚阻嶺為固嚴兵以待七月  
與賊遇於嶺上縱兵急擊同福縣監黃進勇冠諸軍  
中九而退一軍沮喪士無鬪心稍稍韜戈抱頭而走  
軍中洶洶晡時賊乘我困跳入砦內公乃挺劍大呼  
親冒鋒刃責戰益力人皆死戰無不一當百者於是  
呼聲震地矢石如雨賊不能抵敵遂棄甲曳尸以走  
軍資器械委棄狼藉血流被道川谷為之腥臭賊不

能再窺湖南用為根本為國保障數年之間東西飛  
輓以供軍儲未嘗乏絕者公之力也秋除羅州牧使  
未之官拜本道巡察使公迎拜 教書于陣中稽首  
西向而哭哀動一軍軍校將吏士無不為之揮涕公  
令防禦使代守梨峙親到全州發道內兵萬餘以是  
年九月西向勤 王時賊酋行長已拔平壤入據其  
城長政據黃海道隆景在開城府平秀嘉督率諸酋  
領大兵屯京城放兵四劫西路已絕勤 王諸將皆  
入江華阻江為固以避其銳公聞 上在義州召諸  
將計曰今平壤以南皆為賊壘京城為根本之地不

白雲集卷之三十一  
十一  
如先復京城連綴行長恫疑東顧使不得一意西追  
則諸賊無能為也今若轉入江華示賊弱也遂進駐  
水原之禿城 上聞公駐禿城解劔馳 賜曰諸將  
有不從令者以此劔從事秀嘉憚公兵勢甚銳以兵  
數萬分為三陣聯營於烏山等處往來挑戰公堅壁  
固守不與交鋒間出銳師應敵所向以挫其銳賊機  
牙自壞角距俱落剽掠無所得居數日燒營夜遁畿  
內諸賊次第入城自此西路得通列郡義兵望風蜂  
起一時響應公起板蕩之餘以孤軍在衆賊之間虛  
喝強寇扶護兩湖至今論中興之功者以公為稱首

以癸巳二月中分麾下精兵四千令全羅兵使宣居  
怡結營于衿川山遙為聲援公自領精銳二千三百  
濟自陽川江進陣於高陽之幸州山城欲以扼西路  
而規京城也時 天朝大將軍李提督如松統領大  
兵克復平壤威名大震賊酋清正在咸鏡道回軍京  
城隆景長政亦奔還京城行長與義智調信等收散  
卒與諸酋合勢京城賊勢日益熾大公懸軍深入直  
迫西腋賊見兵以不以為意有靴尖踢倒之計悉衆  
而出二月十二日黎明候吏白賊分左右翼持紅白  
旗向本營而來公令軍中無動登臺而望則去本營

五里原上賊徒已彌漫矣先鋒百餘騎看看漸逼俄有數萬餘兵蔽野而來圍抱本營窳後以大兵繼進我軍皆殊死戰賊分兵為三營休兵迭進自卯至酉凡三合皆不利則賊令軍中人持束芻因風縱火焚我城柵城中以水灌之初令僧軍守西北面子城至是僧軍少却賊大呼亂入一軍披靡公自用劍督諸將諸將無不冒刃搏戰賊乃退仍積尸為四堆聚芻焚之臭聞十里我軍收拾餘尸斬一百三十餘級得軍資鎧甲旗幟刀槍無數時李提督駐兵開城府先遣先鋒遊擊將軍查大受渡臨津江往來巡哨聞公

大捷翌日遣其裨視昨戰處致禮物為賀後數日請與相見公整陣以待旗幟鮮明器械精利號令嚴明部伍不亂天將待之加敬至相謂曰權家軍與他陣自別信外國有真將也後三月天朝總督軍門經略宋應昌移咨本國另行獎賞略曰自倭奴推陷朝鮮王國三都諸郡縣悉皆望風奔潰曾無一英雄傑士倡義師排大亂守封疆以圖恢復者王國可謂無人獨全羅觀察使權某扼守孤懸招集衆庶屢出奇謀時抗大敵近復囊沙為糧誘倭來搶而劫殺之此正王國板蕩忠臣中興名將仍賞紅段

絹四端白銀五十兩以為忠勇之勸且令國王加之爵祿以風動本國僚宰天朝兵部尚書石星因是上本以為全羅頗能用命陪臣權某獨守孤危以抗強勁事聞天子嘉之是年三月兵部欽奉聖旨以為朝鮮素稱強今觀全羅道斬獲數多該國人民尚可振作因差鴻臚寺官宣諭本國自是天朝文武大小官每聞公名必曰莫是前日幸州奏捷者耶自幸州之捷全羅一陣為諸軍首公移陣于坡州山城賊舉衆而西欲報幸州之敗望見公壁壘高深歛衆而退如是者三其年四月秀嘉諸酋自知兵

勢益衰與提督講和悉兵遁還公聞之以輕兵達夜馳入城則賊已渡江矣公促令先鋒兼程疾馳追躡其後公整點大兵未及起程提督與諸將謀曰全羅布政慷慨善戰士卒用命今若悉衆而追敗我和事夜半急遣遊擊將軍戚金馳至露梁津盡收津船使不得渡軍金遣其腹心抵公邀與計事及到金詰之曰公不待李爺分付徑欲追擊何耶日遣其下覘公動靜密為之隄備公不敢動遂引兵還本道六月拜都元帥督諸軍移駐嶺南甲午以病乞解上特遣內醫看病有一武官憚於赴戰逃匿全州自托於



天將公屢移本州使之械送軍門州官怵於 天將  
不敢誰何乙未公巡到本州發吏捕之 天將苦口  
乞哀公竟斬之居無何國相有視師南方者到州武  
官之家構公於國相公竟坐免笑曰為大將三年斬  
一逃兵至於解官耶十月拜漢城府判尹備邊司堂  
上戶曹判書丙申拜忠清道觀察使時賊久不退朝  
廷方議拜元帥 上問曰誰可為元帥者左右對以  
他人 上曰何不以權某為之仍 特拜公為元帥  
公上疏乞免 上曰卿忠勞茂著勇略超世名聞天  
下威懾敵國元帥之任捨卿伊誰卿宜勿辭更加盡

心以濟時難後數日公入侍 經筵 上曰以予之  
罪卿久勞于外非卿國家何以得至今日 特賜內  
厩馬一匹三月公以元帥拜辭 上引見問以南方  
形勢軍糧器械多寡人心風俗守令賢否諸將勇怯  
軍情苦樂人材沉滯者反覆咨問日昃不倦乃曰勞  
卿再出殄殲兇賊奠安國家予惟望之因 賜酒公  
臨出 上又曰使國事至此予之罪也卿其率勵士  
卒刻日平賊今時事粗安繫卿之功是賴又 賜內  
厩馬一匹及馬粧時 天朝方遣使日本封秀吉為  
日本國王倭酋之屯據我邊者與本國諸將俱各按

兵靜以待之公及到條上軍務七事深以賊鋒再肆猖獗為憂丙申冬我人回自日本朝廷始知二使不納清正將再渡中外人情洶洶靡定公在密陽聞余過界為來相見大言近聞朝廷以邊報不佳諸公惟聚首愁苦無一策及於邊事此何理耶假令清正再來不過前日之清正此賊既不得志於前日豈必收功於再舉而中外將相但坐愁耶國家事尚可為若朝廷不容少兒輩壞了大事令我得以措手以遲時月清正雖來吾自有待之之術矣仍陳分兵列柵東西應援之策 上甚嘉納下其議時邊報日急廷

臣睽睽相視無敢發一慮以言者及見公狀啓咸曰元帥如此差強人意即嘉獎覆啓而事竟不行丁酉秋賊分道西上先鋒至忠清道朝廷欲遮截漢江令公疾馳入朝與都體察使柳成龍協力守禦及入朝公與成龍同入侍成龍請以把截江面之事專責於公 上允之初公之入朝也 上驚曰南方賊勢方熾元帥何遽入朝公對曰有旨矣左右皆曰頃日賊鋒已迫畿甸廷議欲截漢以守非權其不可故徵之矣時賊新挫於稷山捲衆而迴朝廷亦徵西北兵追之促公南下收拾餘燼策勵諸將協同 天兵以

圖再舉冬 欽差經理都察院都御史楊鎬與提督  
總兵麻貴領兵四萬分為三道水陸並進公部署諸  
將協隨 天兵自領輕騎選帶梟將親隨提督營下  
提督至聞慶縣召三路大將密議軍務公亦在座提  
督密語曰 天兵到蔚山元帥亦令水軍整備戰船  
多載砲手耀兵於前洋以助聲勢公一如其言及提  
督攻蔚山不利經理令公獨領本國土兵為火攻公  
督諸將突進斬後進者二人以徇諸軍無不踴躍謹  
呼而進本國大將兵使防禦使以下諸將蟻附而上  
俱入柵內進薄城下提督於帳前望見暗暗稱奇曰

元帥能行號令翌日經理亦稱朝鮮軍兵力戰助勢  
深為可喜公嘗言於經理曰今攻島山右道沿海賊  
陣星列聞島山之急其勢必合兵來援宜分一枝兵  
馬以過外救則清正之頭可致麾下及 天兵圍島  
山十二日城小而堅賊亦盛為之備百道攻城終不  
能拔公協隨周旋枕戈露處鎧冑至生蟻虱而銳氣  
不衰終以賊援大至 天兵為之左次一如公言戊  
戌大軍既回公以病上疏乞罷 上馳諭曰卿既立  
幸州之功威名素著今此島山之役提督亦稱其能  
行號令求諸宰班實難其代卿其更加策勵以滅賊

白雲集卷之三十一  
十八  
為限秋 天朝總督軍門大司馬邢玠用三大將三路再進提督麻貴趨蔚山之路提督董一元趨泗川之路提督劉綏趨順天之路大軍將發三大將各有希冀要得本國名將為之協隨麻貴劉綏皆要得權元帥爭之不已 上竟以公屬之劉綏 天兵至順天圍倭橋不能拔劉提督本無戰心公憤恚自募各營敢死士勇於衝鋒者大呼先登請與 天兵協力齊進則提督曰試召諸將議之依違而已其意已決退矣提督攻圍九日軍竟無功公初隨麻貴再隨劉綏島山之役倭橋之戰小大之體有異尊卑之序不

同承事 天將閣手仰成受其羈勒奉行唯謹不敢有所主張以施其能屢遭有為之機躑躅而不敢進終使驂騮山子之才踈足於中途抑天意歟惜也公梨峙之戰威聲始著幸州之捷榮聞遠播後行長與義智調信求和甚至要與慶尚兵使金應瑞會於中路語未半三酋問權元帥有何所求切願薦誠及清正願與本國純信人有所講話朝廷差山人惟政入其營清正先問權元帥起居自是倭人每見本國之人必問權元帥何在近何所為嘗有朝 京使臣以事至兵部衙門尚書石星語次謂曰爾國羣臣若得

白雲集卷之二十一  
十九  
如權某者數人吾何憂哉已亥春公在嶺南一日取一卷子劄記壬辰以後前後 聖旨看過數遍曰我無嗣我死無人以揚先德我亦本不要資飾我身後事雖然有壻李議政在必能誌我墓如欲尋我平生事只此足矣是年夏卒得痰病乞歸死田里 上許之公得是 命先貽書於余欲歸江華之村舍闔門調疾數年然後還朝及歸江華疾篤不任進道乘舟泝江入京就醫藥至則不得朝矣以是年秋七月初六日卒于寓舍享年六十三訃聞 上震悼為之輟朝二日郎官吊其家兵興以後國儲虛耗凡宰相之

死皆免致賻至是有司遵例請勿賻 上特賜賻祭後數日 上欲追贈其官下其議大臣議曰權某初以一守令提兵入援義氣可想至於幸州之戰則亂後一大捷人皆以為收復京城其之功也對壘八年載罹風露盡瘁報國人臣之義孰加於此 上允之特贈崇政大夫議政府左贊成公前娶軍器寺僉正曹輝遠之女先公歿後娶江西縣令朴世炯之女無子前夫人有一女嫁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鰲城府院君是為余也以九月十五日葬公子洪福山鴨谷乾坐巽向之原先大夫議政墓在其上

白水集卷之二十一  
先是公卒既殮賓客訖事會哭將退公兄嘉善大夫  
行上護軍權君恂與公軍佐故吏謀曰嗚呼吾弟之  
德之才與功烈宜有以叙之以俟後之崇終者其於  
傳無已亦大有益遂以命余余曰余少孤無依托迹  
公門竊嘗聞之於舊家故老之能言是者其言曰公  
當朝鵠立遇事雷動出無入有機變無窮而不失於  
正則有太師之遺風望之毅然即之溫如和而接人  
推心置腹則有陽村之美行峨冠大帶風儀峻整莅  
事貞固質而不苛則有議政之局量兼是三者而功  
烈過之公之謂矣今敢取諸將吏宗人之辭以備載

筆者採擇焉

遺事

清江李公遺事

公狀貌魁傑器局峻整恬於勢利臨事不苟文章草  
隸時儕稱雄而尤長於行文性又剛果當官抗議未  
嘗挫抑於人人亦不敢干以私皆側目而避之至與  
親戚故舊私相燕語諄諄不倦或雜以調笑咸得其  
歡心父母歿與兄弟分財以其姊別給比已差數別  
擇奴婢強壯者十餘口以與之至於庶弟亦加其數  
而與之以遵先志此不足為公之德而可想臨財之

一節也性喜施與嘗為兵部郎官騶直到門不入於室而先與窮族久久成例故親族亦習以為常或時催促日期日已晚老爺何不分騶直耶嘗為晉州罷還居家杜門息交日以文籍自娛有勸公以交歡時望者公正色曰虛受人爵而實獲天譴孰為利害其人大慚持身清謹擺脫家累位至宰列妻子常假貸於人然不為皎厲之行以沾於世而世或有知之者壬午為北道兵使臨行余作詩以戲之曰約束羆熊老黃卷推移文字作長城蓋以羆熊自况而文字調公也公見詩呵詰曰你小儒何敢乃爾遂極譴而別

及拿下禁府時論勃鬱罪將不測親戚子弟皆潛泣隨行論者謂公曰必無生理余於道次候之公握手莞爾而戲曰今日遂成小儒之先見也又問曰聞讀綱目已到幾篇因論讀史節目數語略無戚容頃之顧謂獄吏曰此非我久留地可速就囚乃與親舊歡笑而別此可見其氣象也

西厓柳公遺事

壬辰變初賊逼尚州以公為都體察使未發忠州敗報聞即日下教西狩時余以都承旨任在政廳聞命入政院關中已擾亂無復官序議與同僚出政

院進詣宣政門下以便啓事俄有 內教命公守京  
城余對中使顧謂盧公士馨曰 駕命一下宮中已  
空出城之日從行者必少若西行不止盡塞而止則  
一水之外即 上國之疆到此應有酬酢處變之事  
方今廷臣明敏練識古誼善辭命柳某一人而已今  
大駕一移則京城無可守之勢柳某留之不過為  
敗績之臣扈 駕必有裨益之事啓請從行如何士  
馨領之諸僚應聲曰諾余即搆草不暇淨寫仍以草  
紙授中使以啓 上即允之改命李公陽元留守後  
有 聖旨頗以公受命不行為言豈蒼皇之初 聖

聰偶或忘之歟 駕幸東坡傳舍翌朝 召見大臣  
鵝溪李相公與公入對余以都承旨侍大臣至前  
上引手叩膺泣而號苦以次名之曰李某柳某事已  
至此毋憚忌諱各悉心以言予何往乎又問尹斗壽  
何在素有計慮亦願並見余承 命出召梧相梧相  
即進前 上亦云如此時諸臣俯伏咽泣莫敢仰視  
不能遽對 上顧謂曰承旨所見如何余即對曰可  
且駐 駕義州若勢窮力屈八路俱陷無一寸乾淨  
地則便可赴訴 天朝梧相曰北道士馬精強咸興  
鏡城皆有天險其固足恃可踰嶺北幸 上曰承旨



言如何公曰不可 大駕移東土一步地朝鮮非我有也 上曰內附本予意也公又曰不可余曰臣之所言非直欲渡江而已也從十分窮極地說來也脫有不幸身無所置足無所容寧緩一刻以圖後舉公曰不可因與余辯論十數兩不肯苟合 上時時右余而左公鵠公但伏前涕泣而已最後公厲聲曰今東北諸道如故湖南忠義之士不日蜂起豈可遽論此事余然後卽曉公意默而止後公見李判書公著曰如見李某可語吾意何徑發棄國之論乎李某雖裂裳裹足從死於道不過為婦寺之忠此言一聞人

皆瓦解誰能收拾時余猶未瑩及到寧邊 兩宮始分訛言大播西關人心不可收拾然後始服公之先見後因私見拜謝曰倉卒之際誤差一手致壞大勢悔服無及公笑曰我亦當時不能明辨直曰不可而已不能無失 天兵在國許多諸將各以衙門之重凌暴多門東國諸臣各懷內懼競以苟苟延責為事莫有廉耻之事至於交際贈遺之間沾沾鄙瑣不覺失義者多矣楊經理之來頗不悅於公至形言語人或危之後經理駐兵安東公因事上謁經理不見語多侵凌譯人傳言從者失色公舉止徐緩不為動譯

白沙真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者退謂人曰老爺不識柳某有鐵腸如是亂道耶及  
經理還京一日余與公同在公堂經理衙門譯官有  
來謁公語次道諸將之意因欲自為介而使公文驩  
諸將公正色曰非公事何敢私交唯當敬而待之其  
人不敢復言時余在座暗暗稱奇歸語所親曰士臨  
利害當如是 駕駐平壤申伯峻具元裕倡言柳某  
與鵝相罪同罰異不宜獨免一日三司會坐將論此  
事鄭子翰以掌令出避至門遇余言曰即日將論柳  
某余聞即趨入邀副提學洪君瑞曰萬代瞻仰在此  
一舉公若不盡力吾自此絕矣君瑞曰諾此吾志也

即入大言事遂寢時公退伏私邸不敢入公堂余訪  
見唯深引過而已及戊戌秋被彈在東郊余往訪則  
出迎笑曰公未嘗至我門惟一訪於箕城再訪於此  
公之來必於人所不來時來也可笑終日談論展盡  
底蘊無有餘隱一不見其忿厲色

### 統制使李公遺事

上之三十四年正月 命臣恒福視師南服 召至  
便殿教曰故統制使臣李舜臣乃心王室卒死王事  
予惟寵愍之迄未有廟是以命汝以昭厥績維時臣  
恒福承 命感懼乘傳至海上與諸將謀所以表忠

紀德永示無已者則咸曰諾於是統制使臣李時言  
實掌其事忠清水軍節度使臣兵應台全羅右道水  
軍節度使臣金億秋相與贊成之木浦萬戶臣田希  
光金甲島萬戶臣宋希立鉢浦萬戶臣蘓季男加里  
浦僉使臣卞弘達奔走會事後數月全羅道兵馬節  
度使臣安衛使以幣若干來助工凡公之平日軍校  
將吏士咸盡精力懽呼趨事羣能盡巧萬斧齊作廼  
以是年某月工告斷手臣恒福遂以訖事告成于朝  
仍請廟額以榮其事仍以公之世系履歷事始終而  
叙之曰謹按故 贈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

議政行正憲大夫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兼三道統  
制使李公諱舜臣其先德水人也事高麗歷職閣門  
祇候文林郎賜紫金魚袋知三司事諱邵五世而至  
貞靖公諱邊官至領中樞府事生諱琚兵曹參議生  
諱百祿平市奉事生諱貞是實生公九世簪纓聯代  
有人至公始大著母曰草溪卞氏將仕郎守琳之女  
也公以乙巳三月初八日生卜云行年五十杖鉞北  
方及長業儒尤長於書字弱冠盡棄其學專學武事  
丙子中武科為鉢浦萬戶罷官家居甲申丁內憂丙  
戌服闋以司僕寺主簿為造山萬戶丁亥朝廷設屯

田于鹿屯島以公掌其事公以地絕兵少累請添兵其年八月賊襲圍田寨有賊數人衣紅氈最著在前公連射殺退開寨追擊奪還被擄男婦六十餘口方戰公中流矢潛自拔矢顏色不動一軍無有知者時主將拿公至營門將入就勘友人宣居怡懼不免執手流涕勸酒壓驚公正色曰死生有命飲酒何為及對勘公不服曰我以兵少累報請益事聞上曰某非敗軍之類可白衣從軍其年冬從時錢之役立功放還己丑為井邑縣監辛卯以珍島郡守旋陞加里浦僉使擢為全羅左道水軍節度使越明年壬辰夏

日本關白平秀吉傾國入寇連陷釜山東萊等城分道西上聲言直犯中原公會諸將討事鹿島萬戶鄭運及公軍官宋希立奮願以死自效辭語慷慨公大悅以五月初四日領水軍下海慶尚右水使元均馳書與公約會于開山島時公有戰船八十餘艘與均至王浦前洋有賊船三十餘艘四面圍帳豎紅白旗碇住洋中分餘兵登岸燒間舍烟焰遍山賊見我師猝至一時登船促櫓出陣公遇於洋中督諸軍焚賊船二十六艘約以明日決戰有人從西來者傳言主上西巡京城不守諸將各還本鎮時上在義州

南路阻遏聲聞不通捷上 行在百官引領相賀遂  
進秩為嘉善大夫居無何公夢見白頭老翁躡公起  
曰賊來矣公蹶然驚起促領戰艦二十三艘會元均  
于露梁則賊果來矣初一交戰焚破一船追至泗川  
洋中遙見海上一山有賊百餘長蛇而陣其下有賊  
船十一艘緣岸列泊時早潮已退港口水淺海舟不  
得進公曰我若佯退賊必乘船追我今以計引出洋  
中我以巨艦合擊蔑不勝矣遂鳴螺回船行未一里  
賊果乘船逐之公嘗在本營日以倭寇為憂創智造  
艦另出新制上設板蓋形如伏龜至是公令龜船突

進先嘗賊陣焚其船十二艘餘賊遠望頓足叫呼方  
戰賊丸中公左肩貫徹至背公猶執弓注矢督戰不  
已及戰罷公令人用刀尖挑出一軍始知公中丸莫  
不愕然進至唐浦又有賊船十二艘分泊江岸中有  
一大船上設層樓外垂紅羅帳有賊酋一人金冠錦  
衣指揮諸賊公令諸將促櫓直衝順天府使權俊自  
下仰射正中其酋賊應弦而倒一軍稱慶日暮回陣  
於蛇梁前洋軍中夜驚擾亂不止公堅卧不起良久  
使人搖鈴一軍乃定後六月四日進至唐項前洋全  
羅右水使李億祺領戰船二十五艘來會先是諸將

白沙集卷之三十一  
二十八  
常以孤軍深入為憂至是見億祺來無不增氣翌日  
諸軍出外洋諸賊陣於唐項前浦公先遣哨船往探  
形勢哨船繞出海口即放砲報變諸軍一時促櫓首  
尾連亘魚貫而進至召所江賊船二十六艘擺列港  
中中有一大船上設三層板閣外垂黑綃帳前立青  
蓋遙見帳內隱隱有侍立之狀知其為頭首戰未數  
合公佯敗而退層閣大船見公敗退舉帆直出諸軍  
挾擊乘銳崩之賊酋中箭而死焚船一百餘艘斬賊  
二百一十餘級溺水死者甚眾事 聞進階資憲大  
夫後七月六日公與元均李億祺等會于露梁聞賊

船七十餘艘移泊於見乃梁我師至中洋賊見兵盛  
回船入港港中元有老營七十餘艘作綜列陣港口  
淺狹且多隱嶼難以行船公少出兵以誘之賊果悉  
眾追之公且戰且退引至閑山洋中回船却逐揮旗  
鼓譟箭砲俱發賊氣挫少却諸將軍吏懽呼踴躍焚  
賊船六十三艘餘賊四百餘人棄船登陸而走諸軍  
進至安骨浦前洋又有賊船四十餘艘中有三船上  
建層樓諸船以次列泊賊既累敗懼我直衝前據淺  
港負固不敢出公督諸軍休番迭進日暮海霧四塞  
餘賊二十餘艘乘夜絕碇而遁是役也斬二百五十

餘級溺水死者又不紀其數軍聲大振進階正憲大  
夫公每戰勝輒戒諸將曰狃勝必驕諸將慎之時賊  
屢窺湖南狃然未已公以為國家軍儲皆靠湖南若  
無湖南是無國家也癸巳七月十五日進陣于閑山  
島遮遏海路是年八月朝廷以公兼三道水軍統制  
使領本職如初使得總制舟師公在軍六年見本道  
糧儲凋耗無以供給遂大開魚鹽廣設屯田凡所以  
利國補軍者勇往不顧若嗜慾然無絲毫遺故軍餉  
有裕未嘗乏絕丁酉正月賊酋清正再渡海朝廷以  
公不能逆擊詔獄用元均代為上將公在道男女老

幼皆遮道號哭及對獄 上原之以白衣送元帥陣  
中使之戴罪自效其年七月均果敗都元帥權慄使  
公往晉州收散卒未幾朝廷復用公為統制使時新  
敗之餘舟船器械蕩然無存公聞 命單騎馳到會  
寧浦道遇慶尚右水使裴楔時楔所帶戰船只有八  
艘又得鹿島戰艦一艘公咨楔以進取之計楔曰事  
急矣不如捨船登陸自托於湖南陣下助戰自效公  
不聽楔果棄船而去公召全羅右水使金億秋使之  
召集管下諸將五員收拾兵船分付諸將粧作戰艦  
以助軍勢約曰吾等共受 王命義當與同死生國

事至此何惜一死唯死於忠義歿亦有榮諸將無不  
感畏時公起板蕩之餘再膺藩 命兩南諸郡盡為  
賊藪行長在陸路義智在水路飛謀蓄銳以伺我隙  
獨以瘡殘餘卒領十三戰船棲依無所逡巡於碧波  
亭洋中見者危之一日忽下令軍中曰今夜賊必襲  
我諸將各宜整軍戒嚴是夜賊果潛師以來公自起  
大喝令諸軍無動各下碇以待責戰益力賊解圍公  
回軍在右水營鳴梁洋中天明望見賊船五六百艘  
蔽海以上先是湖南士庶乘船避亂者皆聚陣下倚  
公為命至是公以衆寡不敵先令避亂船次第而退

排列布陣為疑兵自領戰艦當前賊見公整船而出  
各促櫓直進旌旗樓櫓瀰滿海中時早潮方退港口  
湍悍巨濟縣令安衛順潮而下風便迅駛船行如箭  
直衝陣前賊四面圍抱衛冒死突戰公督諸軍繼之  
先破賊船三十一艘賊少却公擊楫誓衆乘勝而進  
賊死咋不敢抵敵舉軍而遁公亦移陣於寶花島時  
閩山諸將各自投竄與本道避亂民人等奔入諸島  
公日遣福禪通諭諸島召收散兵治戰艦備器械煮  
葢販買二朔之內得穀數萬餘石將士雲集軍聲復  
振以戊戌二月十七日進陣于古今島時行長歛衆



白沙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據險陣於順天之倭橋公距倭橋百里而陣其年七月  
天將陳都督璘以水兵五千與公合陣劉都督  
綖以苗兵萬五千陣於順天之東將水陸齊舉天  
兵侵擾我軍公令軍中撤其間舍都督恠問之公對  
曰天兵時加侵擾故小邦新集之民將盡遠徙都  
督大驚使公便宜行事日後再有侵擾者許令罪之  
自後天兵秋毫不犯一陣賴以相安行長憚公威  
名遣其亞將賈烏銃長劍遺公公却之曰我自壬辰  
殺賊無算所得銃劍自足為用賊又因都督欲遺以  
銀兩酒肉公曰此賊於天朝亦有難赦之罪老爺

反欲受賂耶其後賊使再來都督辭之曰我於統制  
公既已見愧何可再為是年十一月十八日南海釜  
山諸賊來援先鋒已到露梁公言於都督曰我師前  
後受敵不如退陣猶島更約諸將刻意決戰都督從  
之是日三更公於船上跪祝于天曰今日固決死願  
天必殲此賊祝罷自領銃師先進露梁十九日四更  
賊圍都督甚急公直前救之親冒矢石手自擊鼓忽  
中丸而仆臨絕顧謂麾下曰諱言我死勿令驚軍都  
督聞公死顛倒於船者三日無可與有為者南民間  
公之喪奔走巷哭市者為之罷酒及家人以喪歸南

白雲集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中士子操文以祭老幼遮道而哭至界上不絕公娶  
郡守黃震女生二男一女長曰奮累功為訓鍊院僉  
正次日從女嫁士人洪棐公嘗應舉就講至張良傳  
考官曰良從赤松子遊真不死耶對曰綱目書留侯  
張良卒則良之志豈真欲仙也一座大奇之及為鉢  
浦棘棘不阿主將遣人欲取堡庭桐木為琴公不許  
曰此官家木也植者既有意斫者又何意耶主將噎  
喟思有以中公者終公之在官拾掇不得毫毛罪其  
在北邊有人遭喪貧不得奔公聞而憐之即解所騎  
與之嘗言丈夫生世用則效死不用則耕於野足矣

若取媾權貴以竊一時之榮吾甚耻之及為大將持  
是道無所變接人和易諄諄無畦畛遇事果辨不少  
回撓刑人賞人一不以貴勢親踈輕重其意故羣下  
畏而愛之所在稱治倭橋之役公妻兄黃世得戰死  
諸將吊之公曰世得死於王事匪哀伊榮在軍七  
年苦身困心未嘗近女色戰勝得賞必散施諸將無  
所遺儲嘗與元均因軍事兩有違言積不相能公常  
戒其子弟曰若有人問之者爾等當言彼有功勿言  
所短有一卒當刑子弟在傍曰罪重不可貸也公徐  
曰子弟之道當以生道救人二兄先公亡公撫其遺

自沙集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孤恩若已出凡家中物必先姪而後子君子於是乎  
知公之行又篤於家也

祭文

祭宋東萊象賢文

維萬曆二十四年歲次丙申五月丁卯朔二十三日  
己丑 贈吏曹判書行東萊府使宋公之骸迴自賊  
中將以返葬于鄉園權厝于宜春之村舍厥明日庚  
寅其友某官李某賫儻南服道過是縣謹以醊盞翰  
音之奠號臯于四方上下招其魂而祭之曰嗚呼月  
暈孤城談笑而指揮者非公之烈白刃交前端拱而

不動者非公之節蓋其平生所養遇錯而發見者人  
不得以蠡測嗚呼哀哉萊山蒼蒼南海冥冥却有長  
存而不毀者千齡萬祀兮垂空名南門夜夜紫氣燁  
燁仰射于斗躔者非公之精也耶無寧乘雲御氣而  
上征叩閭闔而訴九天鞭雷師駕厲鬼掃妖孽於三  
邊轟饕風而驅猛雨洗腥膻於海壖然後飄然而下  
降遍八荒而無不之亦或融為川瀆而峙為岳予以  
捍衛乎南陲是蓋公之蘊蓄而未洩者庶幾死而有  
施其義在瀆綿文不崇終逆旅相逢涕愧無從人間  
今夕地下千秋一盃為辭萬里孤丘嗚呼哀哉

祭韓僉知百謙文

維年月日故人某病不能起謹遣庶子某遠備河酌  
之奠致祭于韓君鳴吉之靈商瞿之業遠傳楊何龍  
門未學感慨良多天假其便失位遜荒夙期移家處  
江之陽朝夕臯比以咨啓蒙一心炯炯冀開僮侗誰  
料一疾遽隔幽明良時易失好事難成大江沄沄旗  
旄旆征病阻攀號默默摧腸一杯為辭萬事亡羊嗚  
呼奈何尚饗

祭郭正之遠文拾遺

昔余為贅倚着相門賓客盈門獨親於君君辭如雲

盛談中原余得一二遂廣異聞年華荏苒有以與存  
余從 恩譴住近孤墳昔嘗出游屢過山根感深西  
門雪涕何言茲陳薄奠冀格英魂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一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書牘

上楊天使邦亨十三

上沈遊府惟敬六

與俞相公承宗三

答尹海平根壽

與申敬叔四

答李聖徵四

與張好古

答朴子龍二

答李剛中惟侃

與宋仁叟英者

答李監察珣二

與崔正字有海三

答李佐郎明漢二

答朴錦陽彌

答李正郎景稷

答崔喪人澆

答星男二

答并男

答松雲師惟政

與崔子謙鳴吉

答李安邊時發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書牘

上楊天使 邦亨 丙申

行旌濡滯節物已換土人之懷尚復多感星槎萬里  
旅思可想念及公私中宵仰屋而已近馳下役時因  
譯史略候起居荒裔鄙人率未伶俐營中動靜俱未  
得其真的不勝鬱抑為此專价兼附別幅惶恐不宣

又

人還奉惠兩帖具悉體履康迪慰滿于中遊府惠過  
海結局又無期前頭大事實不知稅駕何地行言擾

白雲集卷之三十一  
三  
攘虛的相半欲探真消息如隔弱水想老爺必已默  
運於妙筭不敢仰叩唯勤搔首而已來教當埃駕旋  
不宣

又

前承嚴命行到順天府點視馬匹翌日猝得郵報有  
漢人一名慌忙過去說稱正使老爺脫身逃出行到  
密陽丐食於撥軍顛躓零丁窘甚傭隸又有通官南  
好正直抵慶州口報前一日副使老爺已先抽身翌  
曉正使追往云因此各處地方馳通絡繹中外大駭  
陪臣初聞此語因竊自念元勳大臣奉 天子明命

遠臨海外其一時體面萬代瞻仰宜如何重而若是  
其倉卒耶况我望履於副使老爺為日已久蓋以蠡  
測其萬一所云先出之說尤不近理心焉恟怍疑信  
交戰馳到宜寧始審老爺尚在營中處置酬應咸得  
事宜人心賴以肅寧今聞此語果副所料則踴躍欣  
慰如渴得飲第不審龍節 皇勅及 欽賜印章品  
服賞賚之物方置之何處將何所施而可能保其無  
恙否耶老爺亦於今日作何計處前頭大事或能因  
以稅駕而保無蹉跌耶陪臣久忝贊傭情逾骨肉然  
未嘗敢以機事喋喋仰稟者非敢妄自踈外自蹈失



白以集卷之三十三  
四  
義之地也蓋以事體至嚴瀆尊有戒且知老爺不欲以沈機妙筭輕洩於外也故前因信使只候起居而已到此地頭事在呼吸今日之勢必須大小情意一洞然無有餘蘊然後事克有濟敢布腹心跂待明教仍念寡君遭此慮外之變無所就質其欲承教於高明者必萬倍矣老爺粹當大事亦必有默運於胷中者幸一一指教俾小邦處置不至於大迷也

又

前奉手書本當三日抵京而緣前途郵騎玄黃四日夕始達京城李老爺已於十四日至京辭以有罪不

敢入城寡君就拜慰安內間事體已具別 奏星夜兼程矣自餘都付鄭軍官口報此不多及

又

曩日嘗附一書兼候起居緣賤价有事中途久未返命迄未聞營中動靜康迪馳慮滋甚客居遷次節序迴換舊竹抽筍令人生感謹以一器仰助行厨陳薑并附不具

又

首路慶州途中滯雨前後漲川進退狼顧昨晚始抵本州坐稽候問已過十數日不敏為恐天心信順正

直終伸持陞新 命允副輿望敢再拜以賀前此偶  
因便風聞有一種流言以為竹島藏水以為久住之  
計使臣具宥以地圖事稟帖于遼東甚至以南原以  
南之民與倭中分種地悠悠之談致煩聽聞出自不  
根初似架空捕影以訛傳訛明者亦幾投杼陪臣始  
聞而疑中而怪之終乃大哂而猶未滿一笑私竊自  
語何等光棍做此謊說作弄至此耶因置之不復掛  
念近有自京城來者具言內間恐老爺之意猶未釋  
然也故敢效一得古云大夫出疆苟利於國專之可  
也今小邦事體與此不同地不滿數千里快走則十

日無不達故凡有大警憲大事為必須馳啓國王得  
其回旨方乃施行原無自專之理設令勢有所碍未  
及稟知則既行之後劃即馳啓者此是不易之定法  
具宥既出境外凡有聞見決無不稟國王經自稟帖  
之理若果稟帖則前後使价項背相望狀啓陸續何  
一無是語耶况藏水分種之說既云朝鮮寫去 天  
朝者則前後 咨奏皆經老爺清鑑假令今諱戎節  
還朝則小邦文書亦所畢照其不可誣也明矣凡此  
數件明智之所自察本不足多辨而惟縷縷為言者  
恐小邦情事或有所未白也大抵近日事勢大體既

白雲集卷之二十三  
六  
虧枝節漸繁中間喜造言生事又復紛然而起乘時  
唾掌各有所主頗有分門拒排之色安知此說未必  
不由於是輩而故言託之於小邦以信其說歟百舌  
如簧大雅不亂滌潦奔衝砥柱難動巧言交亂唯高  
明之留意焉惶恐不宣

又

六月十四日晌午在慶州接得通官撥報老爺將以  
十五日早朝乘船過海慶距峯營二百三十里雖飛  
傳差人勢已無及引領輿喟只自疚懷十七日向夕  
始聞星槎暫滯以候風便翌日乃發恨不得一字追

而送之海之上  
一別弦矢滄海渺渺魚沉鴈斷消息  
無憑臨風悵然有淚如瀉即日適向全羅地面路遇  
奉勅之行披荆道左敢以一語略附下情草草不  
詳惟增惶恐死罪死罪木道無碍撥人在路時因信  
价續惠德音如有指教之事頗以數款示可否也

又

別後悵悵心焉如失即缺酷熱緬惟行候神相區區  
瞻戀都在言外事不稱意欲言者多遠書浮沉竊矚  
有戒只自腐心無由取質奈何奈何惟萬萬自玉不  
宣

又

萬里滄溟極天無垠向風引領能不依依別後天道已變節迫授衣伏想動靜佳勝嘗因便風再附下情不審卽今能得達否也自餘多少煩不能盡載惟冀旌車邁返以慰上下之望也不宣

又

接伴陪臣謹百拜頓首言日者鄭軍官來奉所惠札具悉戎軒進營凡百肅寧一行動靜各康吉無他禮宜專馳一价以伸私賀兼候起居適因小幹未畢方俟數日忽辱再問眷誨勤至奉讀未半感與懼並自

顧何人猥蒙長者之厚若是其鄭重耶承喻密陽之鷹俱劣小不合臂玩其一適折翼而斃前此為求新鷹一翎頗豪爽可愛敢此並上其他俱依命生別不久後會有期丈夫於此不宜疚懷感念疇昔心焉如割每興南望恨不奮飛惟冀萬萬自玉不宣

又

間數日久闕馳候不審行幕起居萬安曷勝忡悵近有沈遊府標下將官來自營中為言老爺始與遊府相會談間首舉賤名盛許稱獎至加以過實之譽言之更僕吃吃不離口聞之怵然感激由中幾欲涕零

其溢羨之虛誠不敢當恩記之深實切鏤骨古人得御李車喜登龍門一識荊州榮踰萬戶自惟何人兼斯二者而又得一字之褒以顯於世也前書云歸時二天使同行恐夫馬不能措應必在前後小邦雖極殘弊幸而未至於枯死也則敢不竭力奔走以供鞭策之役哉來春前來之示敬依嚴命至於夫馬萬萬勿慮也豈可為此前後其行以貽下吏之勞哉餘具別幅不宣

又

近頗阻音鬱陶難勝因便風竊聞八日乃老翁榮降

之辰雖切操几之誠奈阻稱觴之列謹具別幅敢修賀儀惶恐不宣

又

前數日適奉惠書具悉動靜康迪私賀不淺第蒙謬獎殷渥至此過實之愧已不可言恐累老爺知人之明用是為懼日本之人性愛良鷹重價購買故獵人有獲抵死固諱冒禁潛賣以圖厚利官家得之比常倍艱加之近日此處亦有求鷹之舉列邑諸倅奔走於此福欲公行文移則恐與彼並值而相碍致損體面也謹將赤鷹三隻蒼鷹一隻仰副前教其中二翎

白雲集卷之三  
九  
頗豪爽有風致庶幾與前送一隻作耦也來教本求  
三隻今加送一隻恐涉違命反增惶懼而其於為老  
爺駿奔之誠或冀其恕之也猥恃厚眷冒貢狂言死  
罪死罪前置鹿角聞有取來之命並附此去釜山道  
路差梗非比密陽之路蓋有若干倭子逃離本鎮無  
所依投出沒林莽伺人搶掠人不得行賴有帶來鄭  
軍官者不憚勞苦冒險往來凡有所事輒即傳致緣  
其人長在戰陣尚無伉儷其父欲為娶之懇乞遣還  
此亦人倫大事不晚當許歸家在全羅十日程往返  
當消二十日此前嗣音恐不得便也適得寒疾手戰

氣蕭筆畫不端惶恐俟罪不宣

上沈游府 惟敬

屢蒙恩記仍之獎勉此生萬幸倍登龍門來示速襄  
之教敢不馳稟第僕久在邊陲京信懸遠內間論議  
今難遙度脫有異同致延事期不唯小邦寧息無期  
深恐星槎濡滯益久如欲圖完大事豈待隣聘通否  
竊聞老爺近欲揚帆乞將是意先試痛辨萬代瞻仰  
決在此行千萬努力汪千搃迴時倘道由此縣欲附  
薄儀以伸下誠久此寥寥必便道就梁山不勝忡悵  
別幅數種仰助行厨

又  
前此偶因便風獲聞行旌已回中途疆域殊絕只勞  
引領而已孟秋老熱海瘴可懼想惟動靜萬吉區區  
衷曲難盡片楮惟萬萬自玉不宣

又  
別意搖搖無所棲托鯨濤際天一字無傳生別關心  
令人易老偶逢歸价略附寸忱兼候起居不具

又  
睽違雅度已浹數月嚮慕之情如何可喻瘴濱蒸泄  
孟冬猶溫伏想起居神相恒切勤企卽奉華翰獎喻

委曲至勞貴价重加鄭重天涯骨肉未足以喻其厚  
如非木石孰不知感况此惠貺復出匪望嘗聞居者  
驢行未聞客贈主人也多取有戒情宜固辭長者有  
賜禮不敢却祇切感激而已前於 天使進營之日  
受寡君之命本當送至梁山擬於此時得陪顏範行  
到鵲院 天使有命倏爾旋歸終負此心悵然有懷  
一步十顧今承來喻彼此均感也時候不適唯萬萬  
為時自愛

又  
項數日汪千搃來為致嚴命慰諭勤至仍奉厚貺貴

賤分截綈袍義深欲謝無辭唯對使感拜而已小邦  
始遇寇亂未諳日本事體謂為犬羊散漫搶掠不復  
知有頭酋隨從之有序乃今得之於聞見亦多未詳  
率是以詔後誠為載筆之欠事老爺銜命往返宣威  
布德四年于茲矣凡賊中動靜必已了然於盛筭矣  
若許款始末則前在京城既聞命矣至於自中官號  
渠帥名字及徒衆多寡寨柵處所俱未得其真的誠  
欲取質於高明逐節具錄于別幅乞並見教猥恃眷  
厚冒瀆至此俟罪俟罪

別幅

京城初陷有所謂關白之壻平秀嘉者鎮守城中  
其下有石田治部少輔者有大谷刑部少輔者有  
增田古衛門尉者有前野但馬守者有加藤遠江  
守者有富川記後守者有長船紀伊守者又其餘  
有宇喜多左原高毛等名號九人是皆自中官號  
耶若果官號其名為誰此外抑別有他酋輔佐者  
歟或云在慶尚道者卽秀吉之姪改阜宰相平秀  
忠而病死云此說如何初犯全羅道敗死於閑山  
島者毛利耀元也是官號耶名字耶其敗死是耶  
此外無他巨酋同往者歟在忠清道者片桐市井



且盛及蜂頭賀阿波守者何者為官號何者為名  
字在咸鏡道者清正及加藤主計頭也在開城府  
者小早川守隆景也在黃海道者黑田甲斐守長  
故也在江原道者毛利一岐守吉成也在平安道  
者小西攝津守平行長及平義智平調信又有平  
戶島主者此等名號俱無毫毛差耶何者為官號  
何者為名字且將非獨行必有叅佐籌議之人何  
者管兵何者管糧何者叅謀可得聞其詳歟及今  
南道蟻聚海岸築壘為窟者無慮十餘處何者在  
何陣各統多少徒衆其中有吉古瓦有郎加都看

司也有夾掩那加羨有樹河有約南高有麻尤有  
老毛都有俗毛尼有安國寺有恐北高有茂守有  
金梅縹差日有促馬多那有遊期那加羨有加資  
守設有哥宜是自那加羨有留左日有石蠻子有  
長宗我者指摩守有柳河等名號此亦何歟何者  
在何陣意者前項分據八道者以漢音方音翻書  
名號轉歲是號耶抑別有他歟乞並逐節分解明  
以見教

又

移就右道為日已久常以闕然無一問為恨前數日

有人來自慶州致老爺書及絨襪一雙獎喻懃懇存  
注備至恩深挾纊喜氣排寒前書所論日本諸將官  
職名號想今已得指掌耶乞示一一眼前無可聞南  
烹腥臊敗人胃氣謹以蜜薑一罈用助厨下

與俞相公承宗

再投木瓜獲博瓊報新春草木亦藉生意當帖作寶  
秩以為傳家子孫計耳瘴海逢春不平所發必不止  
此有得輒寄積成一軸使東人歌咏以惠後學則庶  
雲天鴻跡不泯於雪泥也豈獨僕私幸也千萬勤禱  
第審來教其深憂隱慮藹然可掬近日遊府揚帆事

了無期往來云云頭緒難尋想老兄久在局中必有  
高見既許天涯骨肉又共同室殷憂事無大小理無  
自外乞一一詳示以破旅悶也香油一罈附呈不備

又

前奉所惠密陽詩四首舒卷圭復靄若春雲無論鄙  
拙禮宜攀和奈小邦大夫從事薪膽不遑嗔哢以事  
餘事致令黃金棄擲虛牝想高明恕之也春生南國  
歲序已換為問 天使老爺起居如何事體截然實  
不敢干冒尊嚴唯勤瞻慕而已紫硯一面附貢下誠

又

南宮一別倏已數月天道已以變人事寧無聚散感  
念疇昔忽然愴神時候不適季冬猶溫想海徼蒸泄  
何可堪處日者 天使老爺來駐密陽僕方在慶州  
慶距密僅三日程禮宜馳往上謁兼候起居官守有  
分顧勢有不能爾者坐負此心是豈人理也哉茹恨  
到今老爺亦豈能盡燭此間事情必已怪其逋慢不  
敏矣今軒車進營音塵益悠邈誠願冒呈一書源源  
候問奈貴賤分嚴又不敢也致敬無所情不自抑謹  
因老先生敢附下懷時於燕閑之暇幸為達此情也  
餘具別幅

荅尹海平 根壽

承喻抄史前雖承教考索多勞未敢煩稟委此垂問  
多荷但本冊無由討得前於首台處偶蒙借許深幸  
矣一日偶閱韓非傳似非全文有一處抄印者若然  
大不可須得全本方可印行且評林註解果可取自  
馬貞本註亦有不可棄處須得本文刪去本註不緊  
處附以評林新註乃為完備如何如何王氏纂取捨  
亦難盡從不得不與諸益議定可否韓文解幸少寬  
之傳書後當還之評林及纂姑先附呈幸細閱數三  
傳然後再見教為望不備

與申敬叔

已下四首拾遺

花潭書院諸公欲以閔杏村純氏配享而鄙意以為朴思庵許草堂俱是高弟舍之未安若獨取杏村恐有後議諸公頗不許諸公乃杏村門人私於所事而然耶抑朴許兩公名論在杏村下耶

又

前此有司請四十年賀禮 教以明年為四十年外議亦以為然頃有人來譏有司強以三十九年為四十年割去 明廟末年云云生泛聞而放過今日偶開尋思前史歷代帝王崩皆書在位幾年而不以元

年始計也若參看綱目紀年則皆可知且東漢書光武紀云卽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云云等語似並與卽位之年而云云也鄙意以元年紀年者是史家尊統係年之法若論臨御久近則雖并計卽位之年豈是大妨大抵此事論議頗多指為豐亨之舉或以為不必為也鄙意既有故事為有司何可廢而不舉有司之請似不得不爾世有譏議時政者過於矯激一有舉動輒指笑之全不究本原或并與當為者而笑之恐此亦當為而激者笑之也鄙意如此高見如何此是一時大舉措泛聞人言全沒

自白敢問

又

承覆書悲慰交極別語之索似非尋常敢搆拙附呈  
漢誌非敢闕之此蓋吾輩當事之一着恐遂埋沒欲  
令知者知爾第恐輕洩獲罪反深新築東路左右若  
由此計欲班荆竊示之來諭云路上迎拜亦難期也  
此亦或然敢此附呈字字禁語幸密覘之臨紙黯然  
語不成緒不宣

又

前數日庶子年長者驚遑馳到云申令公有遠竄之

命聞之不能為懷獨坐深室無以自靖隔窓有庶  
幼女昵昵語呼使近前曰所云何事可在此詳言欲  
以排悶女曰幼女無知安能破君子悶也所語祇是  
尋常細瑣事爾吾曰無傷也聊欲以寬吾蹙時憂因  
成一絕詞拙不成語細嚼可想此懷亦老境衰態可  
想

答李聖徵 丙辰

秋日凌凌戶外事都不見深甌之坐令人悒悒忽有  
人來傳令問書又受牛黃二梳之惠感深綈袍聞大  
霈洪恩雷雨湘江卧龍羣起不知何人最先登之耶

不無同病之喜敢此不具

又戊午

得三月初八日書知尚待 命西門外愚意終必無  
事豈有一朝竄無罪九十六人者耶人謀不及天意  
必不爾也此地已多流配人得食不易且人心已極  
脫有警急我輩皆不免縛殺朝廷豈必驅人於死地  
不如留餘若干人以為他日用也不具

又

默想風色畢竟事必不成矣若不幸而盡竄則寧配  
於此地可以時相聞問何幸如之老生月初再中風

一命未絕觀此字體可想

又

三月再中風後脾胃又傷自後神氣日耗今則長作  
飯尸昏昏度日日望踰嶺歸死松楸令事至今未決  
飄飄洞庭葉畢竟落何處悲哉悲哉

與張好古

鄭忠信知兵判有拔用之意來言於我願勿見用唯  
托身令之麾下以便其行止今忽為造山萬戶無端  
遠謫極可憐悶既當築城之役未可以此啓遮耶為  
人局量雖小才氣義氣俱可惜以其義氣游於衆武

之中故猶以章甫適越屢遭其顛沛固其宜也若投  
劍挾冊不害為一世之高士而猶不信吾言惜哉

答朴子龍

往來憧憧此去京城似遠無因寄書即得書問兼承  
兩章足慰襁積老夫自今月初九日不平言語滯澁  
意謂痰濕醫云中風方閉戶靜攝計日待盡年垂七  
十人事已盡死亦何恨來示云云昏憤不能詳覆為  
歛餘付錦陽口報不備

又

罪實自作誰咎誰悔第不知畔涯死生難卜七十之

年中風之餘又遭此事再會難期飄飄洞庭葉零落  
何方可笑多少非筆可盡略覆

答李剛中 惟侃

老衰情弱悲喜易生承賢胤之訃幾仆於地笑談步  
趨昭在眼前聞新婦甚佳正郎非欺人者早知必如  
此然親聞的竒倍覺嘉悅素悅養生豈不知臨衰加  
誠世事思之已爛熟矣在世極無意味且不知前頭  
更有何等酸苦以此耽生之意漸輕飲冷坐涼惟意  
所快小無戒懼之意偶書如此

與宋仁叟

別思如麤聞有老妓為李同知所眄前守多官視之如九泉下人忘之久矣神明所照刷之甚急諸宰憐其老競欲援手拯之以君太執必不回頭非劉豫州不能當曹公八十萬衆強起老夫不審瑣力能使石佛點頭否還官不過為一老婢置之使老宰安餘年况既除而還刷在法不便

答李監察

琰

示喻富平之論恐不然也按禮曰大功之喪可以冠子又曰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又曾子問曰將冠子而聞齊衰大功之喪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

廢外喪則冠而不醮云云古人重冠禮非大不得已不敢廢此文以主人言也况為賓者有何可辭之道又况官人非如處士既有公除之法過公除則便釋喪服服吉而行事於此等禮尤無可避之嫌也別錄

附答

程子曰聖人復生必用今之衣服器皿而為之節文若必用肉刑井田而後為治則非達理之君子也此言可為後之一大準故至於宋時文公之行於家者多有與古不同節文非敢自異於古也亦各因時之法節文不同而其意未嘗不同也行禮之間拜揖最



重而古有十二拜或八拜而至於宋時只行再拜更無加數只此一事足以槩古今之異宜耳今欲行禮可考家禮一書倣而行之足矣何可遠考三代之節也但特豚云者升牢體薦之禮也既薦登俎之後如今俗間舉肴行酒之時用刀割取肺舉而祭之也此則婚禮燕禮皆如此不可不知何可別用他肉也大禍之餘傷寒苦痛今已近旬手戰神昏書不能字不罪牛心之惠感感不備

又

山回溪複鳥鵲亦不到投書為問副以嘉貺意深裏

飯漢老之逝其死也光何所復恨老夫罪重罰輕全生為幸百里專人亦不易事多荷不備

與崔正字有海

日昨論服田事未悉退而詳味高論徐究病根所由則似有循俗外馳不能腳踏實地者若然其為害事非輕欲為一書以畢其說廢居以後尤懶於筆硯不果為也今因來使敢申前言嘗聞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者事也則人生天地間無無事之理况飢而食寒而衣日用之大者凡有生者皆所當自力者也雖當自力而得之以非道則非所謂則也唯用天

因地制節謹度不敢有非義之取非分之望然後乃  
所謂物則也既生斯民立之司牧不能獨運必求賢  
者而共理而又不暇耕且為也故勞心者食於人制  
祿之法興焉代耕之食既有裕矣猶屑屑焉與民爭  
利君子耻之臧文仲妾織蒲孔子以為不仁公儀休  
拔園葵史氏稱其潔廉蓋以此也非謂以是為鄙俗  
而不屑為也我國風俗與中國異民生而貴賤有定  
分賤者雖聰明特達不得為士貴者雖樸鈍頑嚚不  
屑為農工其樂尚矣不自食力踐南畝則終歲嬉遊  
而已然孟子曰惰其四肢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

如使此輩視之則為何如也繩以天之生物之意聖  
人立則之義則是適為聖門一罪之首也荀子曰不  
由四民之業者是謂奸民奸民不生王道乃成故周  
公之法以縞冠玄武垂綬五寸為惰遊者之飾終不  
得齒於鄉黨以今觀之則為何如也世之情慢者以  
譎浪為高致以勤事為鄙俗若曰農乃鄙業則虞舜  
沮溺董邵南輩先為之矣工乃賤事則有輪扁商乃  
薄技則有管仲膠鬲使舜不足法則已不然今之為  
說者遵何道哉第於其中審處義利酌中而不失焉  
者斯為君子古何嘗以遊手遊食者為貴也然於其

中又有似是而非者遊聖門而請學稼耻也登隴斷而罔市利耻也一有留心四業不知所擇則不知不覺之間駸駸漸染日趨於背天理循人欲之歸此又不可不察也近世慕齋先生廢居驪州親往監穫不使一粒遺棄場中曰盡天物也栗谷先生居海州起治造鋤賣以自資非敢以是為高行也義所當為大人不耻為之今俗弊滔滔舉世靡然試以僕所經見者言之僕少也守喪居鄉見鄉丈借七歲奴率而往于田舉耒指兒曰如此如此兒不能則又自為也終日如此者十數而田已闢矣其意外託教奴之名欲

拚躬耕之羞耳前歲僕卜宅於龜宗厥土低濕僕曰宜種大藍取染斥賣足以餬口傍有一武夫愕然曰何為此屑屑者耶僕初不料其迷謬若是其甚也應之曰既辭榮祿不種田何為其人曰豈可污辱溪山微種藍之勤人自有生生之理僕持不回則更欲以峭語陰折之乃曰不見完平相公乎無為閒坐世謂之清高何不為彼而顧乃為此僕然後知難以口舌解也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即止不言後來蘆原聞隣有一人因事大言曰我雖劣未嘗荷鋤親田蓋以治田為羞耻事也此三者其一武夫其二鄉人言雖

鄙魯流俗所染果難猝變好辯無益至於足下平生  
讀古人書動以古人自期他日必當為立言君子以  
垂訓於後世也無疑而猶云若是則竊恐其流之弊  
不但若是而已故敢縷縷為言不欲為吾儕今日一  
時之談而止已僕少也迷方准以吟哢為事晚稍知  
悔讀書十年粗窺天地生物之心及聖人本末之訓  
居常慨然於我國流俗之弊不幸老夫身不耕妻不  
織又不能自力於此學以負平素之志夷考踐履之  
實不過不文不武非農非商倥然為天地間一大蠢  
而已然平生所從事則物則之訓也豈可以吾所不

能而不為之明言也哉已則不能勤而攻俗之弊又  
何能以悟俗也言工無施不若無言嘻不宣

又

苦思一見書及勝飲一椀茶保放入科之說僕亦聞  
之意謂世間胡說不料轉作世議也極好笑兩意漫  
山山門不開只有黃鳥一兩聲何當對榻細論今古  
不備

又

凡命備者謹錄小幅各粘聯文處以上八覽可否為  
佳但碑誌之體記其大者則為大德行若鄉里恤人

無事可記者雖閑澆細行無不備載使人見之自然  
平看不以為重如朝 京兩款非不得已則去之可  
也五明馬事盡載此教則不似碑文體且解釋五明  
馬語只是當時弄文處似不得輕重公行豈必備載  
上疏請行辨誣事其時論議頗多不知公者至有甚  
言之議其知公者曰此不過慷慨所激不量氣力而  
請也七十之年豈有他心哉然自此聲望不能不小  
衰海川晚聞云云之說恨不諫止之到今決不可載  
不可埋 廟社主之論其時持是議者公及李廷立  
順義君父子後順義父子以是議見重今何必附之

於人後

答李佐郎 明漢

書來仍審移就湖上事未有決凡事最難堪處將罪  
未罪之間久而得罪如見喜事人情自如此想見此  
懷也不具

又

飄飄洞庭葉不知竟落何方兩家俱是暫時人奈何  
老夫月初再中風雖非人禍亦將有天刑可憐觀我  
書跡可知

答朴錦陽 瀾

廿一日到北青翌日得君書真天涯骨肉蘓倒萬萬  
老夫氣力出京時絕無生理意謂死於中路命家人  
盡賣家中衣服以為斂棺之備登途十數日日覺蘓  
健在今如無病人必延數年之命不知前頭又將喫  
得如許酸苦也但到咸興老妾病重頓無生道勢將  
瘞于路側今幸向蘓矣到此地主待之踰禮食飲無  
憂此亦謫中一幸也人忙草草

答李正郎景稷

南鴈北飛北書不通李生來併得二書深幸老夫登  
程之日分死不還數日之後氣力更覺蘓健及至配

所已是無疾人不知前頭更有幾許辛苦耶鐵嶺以  
北寸紙如金金溝之紙一束何啻百朋耶親朋盡作  
嶺海人姪子又入抄中對燈悄悄客愁何可量耶

答崔喪人浣○拾遺

自獄事漸惡先大夫常慮禍及永昌一日燈下對老  
夫泣曰吾輩俱事先王受恩最厚今先王體魄  
未冷以中間游說忍害遺孤思之若刺心然生之不  
幸孰如斯也嗑唏久之及徐羊甲納招之後時論日  
惡三司請誅永昌而大臣無言兩司之官日以為言  
一日於闕內依幕兩司會坐有一長官乃言朝

廷一體兩司爭之不得則王堂繼之又不得則大臣率百官古今不易之定體今獨不然吾屬不得不與大臣立異決戰一場看他孰為曲直也又有一人言不必遽如此此意告大臣猶不聽然後相爭無妨也因以是意使先大夫傳於大臣過數日無皂白兩司又促之先大夫曰近極忿遽未及進見大臣其夕來問曰朝夕事發如之奈何老夫曰觀首相意以遲數日詳觀獄事緩急而處之耳先大夫曰彼輩先自曲心皆以為大臣決不欲從時論雖吾言之邁邁不從故吾不敢顯言其不從如是依違云耳以此益怒其

勢必移兵先擊之極可慮若於鞫庭吾若泛言同僚之意而領相和顏答之則時輩必明知大臣之意時無逆擊之心也如此則其於弭禍之策亦不無益此計如何吾曰無妨也但大臣既與時論抵牾終必難保此不過溺凍跣以救目前先大夫曰衆怒如火此時若有一分弭禍之策亦非無益也翌日鞫庭自上起更衣推官獨在廳上先大夫先傳僚議曰同官以此為議皆在依幕不得與於榻前令下官通之故不敢不通僚意云云舉同官為言不敢不通僚意云者皆欲令此論有所由發以示不由已出之意也

至於今日乃復云云極好笑

答星男壬子

身在議罪之中而乃棄其官不准為人虛恟可笑且於事體未安姑且待罪若本道請罪則或拿或罷或京臺論罷之任其處置若終無事然後乃報道主曰驛卒亦民也雖因輕撻由我而死心極未安無面目更對其民待 命數月終乃無事尤極未安以此為辭然後依法棄來事極從容矣但聞本縣吏從輩有怨因此待之極無禮若勢不可強留雖勢涉逃避不得不急急來耳此則身在其地目見事勢者自處耳

又癸丑

書來知閣衙好在慰慰彥奴來此遲留別無所為而日以買賣飲酒為事久乃發去可憎時兒史略將畢極可慰幸但一瞥流讀不復熟讀不久與不讀同既畢之後切勿遷讀他書久久熟讀須過五六十遍然後讀他書為可若熟讀史略則通鑑不須讀當讀論語此則此有新件矣今已讀得七卷文理稍開不可不讀詩詞教以述作不然文理先開而生疎於述作終為書檮無用之學切宜戒之今文理已開則又不可置在其處以長孤陋待熟讀史略便可率來于此



教以詩家教以述作又教以他大家書每畢學一書  
又使歸彼得見父母兼為熟讀既畢又使來此別學  
他書使之常常半京半鄉此最良法來物依領藪也  
兩叅首望缺望甚矣况今叅殷栗極饒邑

答井男

吾疾已差矣 王官之重非大不得已則難自進退  
必父讐然後不可同事彼所言原其心非有中我之  
意不過迎合時議以為見容之計其情可憐何足掛  
念本不滿一哂况可解官以避之耶但有一事若以  
此言終至於陷賊蒙戮則為子者當避

答松雲師

惟故○已下  
三首拾遺

書到具審示意募僧定將不知出自何家備局時無  
此議就有之老夫當力止之第雉嶽舊城孤懸遠峯  
民居不便須僧構寺願假道力卧而指揮也不備

與崔子謙

鳴吉

朱夫子嘗言到得學成時弱可使強隘可使寬愚可  
使智故學問貴致用老夫尊信此說及讀史見先儒  
謂魏公是間氣若與朱子說有不同者思之未能通  
透因君得見傳習錄忽有所悟不覺豁然試問楊龜  
山尹和靖輩其於學問上可謂成熟矣若使當路則

其功業可擬韓范輩歟幸細思見教

答李安邊 時發

始焉有萬萬生意也待 命東都門十有九日腸已寸寸斷矣終得無事始知 天地仁也捐書為問亦橐籥之意也逢歲大無無以為計將欲移家踰嶺就食於北地若然可能數相見也但念年已老矣不幸死於旅館必為子孫憂遂巡不敢決老境可憐不備

白沙先生集卷之二十二

